



一粒凡尘 引路星河

——记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曹淑芹



图为曹淑芹(中)与学生交流互动。(学校供图)

□本报记者 张纯纯

29年前的北京,大一新生曹淑芹坐在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的教室里,上开学指导课。那时的她,与第一志愿中文系擦肩而过,对所调剂的特殊教育专业还一无所知。

课上,教授朴永馨让全班学生转头看看彼此,并说说都看到了什么。学生们回答:人、笑脸……朴永馨告诉学生:“你们要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因为特殊教育正是承认并且关注差异的专业。”这句话,让曹淑芹一下子喜欢上了新专业。

自此,曹淑芹在人群中长久地张望着,不断寻找着差异,也尽自己所能提供支持,最终将目光落在了那个个体差异最大、谱系类别最多、最需要被理解的“星空之上”——孤独症学生。

“还是要做正确的事情”

曹淑芹第一次真正走近孤独症学生,是在2004年。彼时,她从北师大硕士毕业,进入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前身)任教,并承担着建设特殊教育专业的重任。同时,根据学院的青年教师培养“驻点制度”,她需要在杭州市杨绫子学校跟岗一年。

曹淑芹还记得,一堂课上一名孤独症学生毫无征兆地打了身旁的教师一下。教师没有责备学生,只是努力去安抚,甚至先向学生道了歉。

“这样的课堂一定是有问题的,需要颠覆性变化。”但问题出在哪里,该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怎样的支持,当时的曹淑芹也没有答案。

更让曹淑芹触动的是,类似的情况远非个例。跟岗的日子里,她看到有学生每隔一段时间就猛然站起、原地跳;有学生突然跑出教室,消失在走廊尽头;也有学生长期坐在角落,不与同伴互动。而教师们都有些束手无策。

曹淑芹觉得,既然看到了问题,就要做解决问题的那个人。于是她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学习与孤独症教育相关的专业知识,并且经过与系里的反复讨论,最终将专业建设的重点方向确定为孤独症教育。

博士毕业后,曹淑芹重返岗位。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对于一名高校青年教师而言,发表论文、申请课题是日常,但偏“冷门”的孤独症相关选题显然不是最佳选择,尤其是与一线教育实践相关的研究,更是周期长、见效慢、发表难。最初几年,曹淑芹也动摇过,不自觉地选择阅读障碍、心理认知等“主流”选题。但当去一线课堂,一次次无法预料的爆发、一张张令人心疼的面孔都在叩击着她的心。

那天,在运河边,曹淑芹一趟一趟地走着,两种声音在反复拉锯。直到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笃定:“虽然难,还是要做正确的事情。一定要解决真问题,要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要做‘顶天立地’的研究。”

“去一线,找真问题”

曹淑芹重新扎回了一线课堂。

她发现,比起几年前,孤独症学生数量在持续上涨,“教什么、怎么教、如何支持”的教学问题也愈发困扰教师。但是,国外的课程标准或指南都建立在个别化训练的基础上,不适用于国内集体教学的场景。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孤独症教育必须有属于自己的融合教育新范式,而且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这样的创新理念很快得到了学院支持,学院不仅组建了一支强有力的师生团队,并且在浙江遴选了10所试点学校。

“各方面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的。”团队成员之一、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副院长林云强说,孤独症个体差异之大,让任何“一刀切”的方案都注定失效。唯一的办法就是下沉、再下沉——尽可能地扩大访谈面,一遍遍跟不同的教师和家长聊,一次次把方案拿到课堂里反复试验。林云强说,虽然过程很累,但是每次去一线课堂,陪读的家长们总是最热情的,看着他们期待的目光,成员们都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邵焕荣

夏末的雁荡山脚下,千亩铁皮石斛大棚在阳光下铺展成一片银色海洋。棚内热浪裹着湿气,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郑晓杰蹲在苗床旁,额角沁着细密的汗珠,指尖却稳稳地捻起一绿一紫两根鲜条。

“绿色的是老品种,紫色的是我校企联合企业、科研院校共同选育的‘铁枫一号’,市面上那些紫色石斛饮料,原料就是它。”她将紫条举到学生眼前,语气里带着科研人的笃定,“别看它卖相好、花青素足,可一旦做成常温饮料,搁上半个月就会变色。怎么让颜色稳住,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课题”。话音未落,她又侧过头,与身旁的种植户老徐聊起今年的石斛行情,三两句便将课堂与田垄拉到了一处。

深耕农业职业教育20余载,郑晓杰早已习惯这样的工作状态。她的课堂从不囿于教室,而是扎在田间地头、产研一线。

把科研成果装进农民口袋

雁荡山铁皮石斛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乐清市大荆镇一带,种植面积已逾万亩。然而多年前,这片“绿色金矿”曾长期困于“卖原料”的低端产业链条中。

2020年,作为省科技特派员的郑晓杰来到雁荡山调研。彼时正值石斛采收旺季,大棚里鲜条饱满、长势喜人,可老徐却蹲在一旁叹气:“长得越好,越卖不上价。”一声叹息,道出了整个产业的深层痛点:没有深加工,就永远跳不出“量多价贱”的死循环。

郑晓杰决心带领乡亲们作出改变。起初,当地企业和种植户并不相信这位“城里来的女教授”能带着大家搞技术开发。她却没有过多解释,而是直接把实验室“搬”进了企业生产车间,用行动回应质疑。

铁皮石斛的核心功效成分在于多糖,而传统热水提取法耗时长、得率低,是行业公认的“卡脖子”难题。郑晓杰带领师生团队扎根一线,历经数百个日夜,反复优化压力、温度等参数,在不断试错中持续迭代,最终首创“超高压辅助水提取”技术,将粗多糖制备得率提升至30%。

技术突破只是起点。围绕“药食同源”理念,郑晓杰团队又接连开发出石斛复合保健饮料、石斛油柑汁等系列产品,并帮助当地企业建成两条标准化精深加工生产线。“她带着大家一起干,有苦一起吃,有难一起当,做出的成果让我们打心底里佩服。”与郑晓杰合作多年的浙江铁枫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感慨道。随着产业链延伸,当地种植户的石斛销路也有了更稳的保障。

“职业教育就是要接地气。农民需要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郑晓杰这样说,也这样做。20余年间,她的足迹从乐清石斛大棚延伸至温州的山山水水:带领团队为文成县的糯米、山药优化保鲜深加工技术,为苍南县的番茄基地升级绿色栽培标准,为泰顺县的杨梅改良病虫害防控方案……截至目前,郑晓杰及其团队已为企业解决共性关键技术难题100余项,助农助企增收超13亿元。

将专业课搬到产研一线

1998年毕业后,郑晓杰从事食品研发与企业技术服务工作。这一干,便是整整8年。2006年,因工作需要,她被调入刚刚筹建的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主讲“食品加工技术”课程。(下转第2版)



图为郑晓杰(左三)与学生在铁皮石斛大棚调研。(学校供图)

把根扎进泥土 把心交给学生

——记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教授郑晓杰

本报讯(记者 江晨)8月31日,2026年全省高校教育教学工作会议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高等教育教学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部署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省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陈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加快专业调整优化,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统筹考虑办学条件与财务能力,有序推进学科专业“增、撤、调、停”,坚决防止专业设置盲目跟风、无序扩张。要强化教学要素建设,加大教学投入,提高课时费标准,健全教学绩效评价和质量监测机制,改善教学设施和条件,激励广大教师把更多精力投入教书育人。要确保学生培养质量,加强对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的检查,强化AI智能识别,压实导师指导责任,坚决治理学术不端行为。要积极参与国家学院试点建设,围绕国家战略重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范式,创新建设未来课程、未来教室、未来学习中心、未来教师、未来评价标准,探索集跨学科交叉、跨界融合、数智赋能于一体的“第四代大学”新形态。要重视提升独立学院教育教学质量,围绕办学机制、教学质量、师资结构等方面,推动独立学院健全教学质量和内涵建设保障机制,进一步扩大独立学院的办学自主权。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加快构建各专业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素质图谱,以人工智能赋能“人类智能”,不断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和适应能力。要深化教务系统自身改革,推动重构教学运行和服务体系,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要建设良好教风学风,重点是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以教风带动学风,引导广大教师做学生成长的经师、人师、能师。

会议邀请同济大学副校长赵宪忠、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处长胡永祥作主题报告。中国美术学院等6所高校围绕教育教学改革经验做法作交流发言。与会人员还集体参观了浙江大学未来学习中心。

特殊教育发展提升 “十五五”行动计划启动实施

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行动计划明确了五大重点任务。一是扩资源。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二是提质量。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三是数字化。积极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发展。四是强普惠。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五是促交流。拓展特殊教育对外合作渠道,提升特殊教育对外交流水平。

行动计划强调,要加强党对特殊教育工作全面领导,建立多部门共同推进落实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特殊教育发展格局,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特殊教育的良好氛围。(本报记者)



日前,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开展“浙里新商·青年同行”活动。活动中,来自芬兰东南应用科技大学的师生通过商道课堂、企业参访、文化体验、零距离感知中国新商业的创新活力。图为芬兰师生体验陶器制作。(本报通讯员 徐安琪 王磊 摄)

让被困师生吃上热乎饭 苍南“水陆空”紧急运送8200份校园餐

本报讯(通讯员 周琳子 李作波)“开饭了。”9月2日下午2时许,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宿舍楼里,传来一声吆喝。因为特大暴雨,学校从早上开始就停水停电,被积水围困。

此时,县教育局部门通过无人机送来校园餐。打开餐盒,里面是鸡腿、排骨、土豆丝、大白菜,两荤两素,还有一瓶牛奶。看着饭盒里冒出的热气,学生们非常激动。

9月1日是温州的开学日,然而到了1日下午,苍南受强降雨影响,当地教育

部门通知,9月2日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一天,有住校生的学校,住校生继续留校。彼时天色已晚,该校学生来不及回家,只能留校安置。

9月2日清晨5时,县城已出现内涝,校外积水约70厘米,校内积水约50厘米,学校食堂工作人员进不来,食材更送不进来。

苍南职业中专有2440名学生、50多名教职员工,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了解情况后,当地教育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协调其他学校食堂制

作校园餐,并请求交通、应急等部门支援特种运输工具。

县交通运输局低空经济发展中心接到调度指令后,第一时间统筹调配子午科技等本地低空企业的多架中大型吊运无人机,紧急奔赴受灾校园。临近2日下午1时,第一架载着近200份校园餐的无人机稳稳降落在学校屋顶。就这样,无人机来回回飞了10多趟,终于把2000多份校园餐送到师生手中。

然而,并不是所有学校都能用无人机送餐。由于风雨较大信号受到干扰,

无人机在苍南县第二高级中学始终无法完成信号连接。当地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二话不说,找来橡皮艇手划送餐。“无人机和橡皮艇每趟都能送百来份餐,但无人机5分钟可以送一趟,橡皮艇每趟至少要30分钟。”该负责人说,“只要能把餐送到,多划几趟没问题!”

当天,苍南全县共有8所有学生留校的学校食堂无法正常供餐。当地干部分头奔赴送餐一线,“水陆空”齐上阵,将午餐、晚餐共计8200份校园餐送达校园。